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对象	2
1.2.1 “S 比 N ₁ 还 N ₂ ” 构式的界定	2
1.2.2 语料简要描述	3
1.3 研究目标、方法和意义	3
1.3.1 研究目标	3
1.3.2 研究方法	4
1.3.3 研究意义	5
1.4 结构安排	5
<hr/>	
第二章 “S 比 N ₁ 还 N ₂ ” 构式研究现状述评	7
2.1 概述	7
2.2 句法研究	7
2.3 语义研究	9
2.4 语用研究	10
2.5 名词研究	10
2.6 小结：研究之不足	11
<hr/>	
第三章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2M” 压制模型	13
3.1 概述	13

3.2 构式观	13
3.2.1 产生的缘由	13
3.2.2 心智体验性与心智表征	16
3.2.3 表层概括性假设	17
3.2.4 构式的定义	19
3.3 认知构式语法的传承观和压制观	19
3.3.1 传承观	19
3.3.2 压制观	22
3.3.3 传承观和压制观的局限	23
3.4 “2M” 压制模型	24
3.4.1 新的解决方案：“2M” 压制模型	24
3.4.2 个案分析	26
3.5 结语	31
<hr/>	
第四章 “S 比 N₁ 还 N₂” 构式的语料描述	32
4.1 语料收集过程	32
4.2 语料描述	33
4.2.1 名词的分类和使用频率	33
4.2.2 N ₂ 的语义延展方向	34
4.3 结语	36
<hr/>	
第五章 源于 “S 比 N 还 A” 构式的压制	38
5.1 概述	38
5.2 “S 比 N 还 A” 构式研究简述	39
5.2.1 “还” 在构式中的意义及作用	39
5.2.2 句法方面	40
5.2.3 语义方面	41
5.2.4 语用方面	44
5.2.5 构式的意义	44
5.2.6 小结	45
5.3 “S 比 N 还 A” 与 “S 比 N₁ 还 N₂” 构式的压制关系	45

5.4 “S 比 N 还 A” 对 “S 比 N ₁ 还 N ₂ ” 构式的压制	46
5.4.1 句法方面	46
5.4.2 语义方面	57
5.4.3 语用方面	70
5.5 结语	73
<hr/>	
第六章 源于“副名”构式的压制	75
6.1 概述	75
6.2 “副名”构式研究简述	75
6.2.1 “副名”构式的定义	75
6.2.2 句法方面	76
6.2.3 语义方面	78
6.2.4 语用方面	79
6.2.5 名词类型	79
6.3 “副名”与“S 比 N ₁ 还 N ₂ ”构式的压制关系	79
6.3.1 “副形”对“副名”构式的压制	79
6.3.2 “副名”与“S 比 N ₁ 还 N ₂ ”构式的压制关系	80
6.4 “副名”对“S 比 N ₁ 还 N ₂ ”构式的压制分析	81
6.4.1 句法方面	81
6.4.2 语义方面	89
6.4.3 语用方面	96
6.4.4 名词方面	99
6.5 结语	106
<hr/>	
第七章 源于“N ₁ Adv 是 N ₂ ”构式的压制	108
7.1 概述	108
7.2 同语反复构式研究简述	108
7.2.1 同语反复构式的分类	108
7.2.2 句法方面	111

7.2.3 语义方面	112
7.2.4 语用方面	113
7.2.5 名词方面	114
7.3 “N₁Adv 是 N₂”与“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压制关系	114
7.3.1 “N 是 N”构式与“S 比 N ₁ 还 N ₂ ”构式的压制关系	114
7.3.2 “N ₁ Adv 是 N ₂ ”构式的意义	116
7.3.3 “N ₁ Adv 是 N ₂ ”与“S 比 N ₁ 还 N ₂ ”构式的压制关系	117
7.4 “N₁Adv 是 N₂”对“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压制分析	118
7.4.1 句法方面	118
7.4.2 语义方面	127
7.4.3 语用方面	132
7.4.4 名词方面	136
7.5 结语	148
<hr/>	
第八章 “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内部多层压制	149
8.1 概述	149
8.2 词汇压制: 从 N₁ 与 N₂ 的语义关系分析	149
8.2.1 名词的指称与内涵之不可分离性	150
8.2.2 名词的指称与内涵之指向性	154
8.2.3 名词的内涵之突显性	155
8.2.4 小结	160
8.3 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 N₂ 的语义延展方向	160
8.3.1 语料统计与分析	161
8.3.2 压制分析	163
8.3.3 小结	169
8.4 结语	170

第九章 结论	171
<hr/>	
参考文献	176
<hr/>	
附录	189
附录一：“副名”与“S比N ₁ 还N ₂ ”构式的名词对比	189
附录二：“N ₁ Adv是N ₂ ”与“S比N ₁ 还N ₂ ”构式的名词对比	193
附录三：“S比N ₁ 还N ₂ ”构式中中性词、褒义词和贬义词的分类	197
附录四：“S比N ₁ 还N ₂ ”构式各类名词的频率分布	200
附录五：“N ₁ Adv是N ₂ ”构式各类名词的频率分布	209
附录六：图形索引	213
附录七：表格索引	215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副词是否能修饰名词的问题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副词不能修饰名词，如胡裕树（1962）、吕叔湘（1980）、邢福义（1962）等；副词可以修饰名词，如张静（1961）、王寅（2009）等；对副词能否修饰名词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如胡明扬（1992）、于根元（1991）、邹韶华（1990）、施春宏（2001）等。尽管有很多争议，然而副词修饰名词的语言现象，如“副名”构式和“S 比 N_1 还 N_2 ”构式，仍然层出不穷，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因此，近 20 年来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副名”构式的研究。“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仍略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单一。虽然有些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如关于“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句法、 N_2 的语义提升和名词选择等，但几乎都是描述较多，解释较少，认知理据分析阙如。

第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现有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信手拈来的例句对“S 比 N_1 还 N_2 ”构式进行描述，没有建立有关“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封闭语料库，缺乏定性、定量的系统分析。

第三，理论建构不够。虽然有学者将“S 比 N_1 还 N_2 ”看成是一个构式，也有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射体-界标”“图形-背景”等理论进行分析，但他们的分析仅是浅尝辄止，研究不深入，且没有建构理论框架，也未观察到多重多层压制的理论模型。

第四，混淆“副名”和“S 比 N_1 还 N_2 ”构式。无论是“S 比 N_1 还 N_2 ”还是“副 N”构式研究，都存在将两者当成同一构式的情况，或将两个构式的名词等同起来。

以上存在的问题,若基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构式语法理论进行分析,就可得到较好的解决。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强调语言的产生是基于人与自身、人与人和人与外界的互动,遵循的是“现实-认知-语言”的原则。语言的产生是基于人与外界的互动而形成的概念,也就是说,没有人与外界互动而形成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相应的语言产生。认知构式语法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研究范式,认为构式就是语言的基本组成单位;语言是由一个个构式网络组成的。构式与构式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换言之,上位构式可为下位构式提供认知理据;认知构式语法的“压制观”和“传承观”能为构式的形成动因提供合理的解释(Goldberg 1995)。

有鉴于此,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原理出发,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建构了“2M”压制模型,以从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方面详细分析“S比N₁还N₂”构式特征形成的认知理据,以对构式特征的形成作出统一的解释。

1.2 研究对象

1.2.1 “S比N₁还N₂”构式的界定

马建忠(1983: 135-143)将比较分为三种:平比、差比和极比。平比指两种事物之比较相等;差比指两者比较有差异(本书将“差比句”称为“比较构式”);极比相当于最高级比较。比较构式有四个要素:比较主体、比较客体、结论项和比较点,其中比较点是比较构式的非必有成分。例如:

[1] 他年龄比小王还小。

[1]中“他”是比较主体,“小王”是比较客体;“年龄”为比较点,可省略;“小”是结论项,为形容词;“还”为程度副词,修饰结论项。“还”除修饰形容词外,还可修饰副词、动词、介词和名词等。例如:

[2] 不过目前我们的任务比恋爱还更要紧些!

[3] 领导关心我们比我们的父母还关心得周到。

[4] 男人抱怨比女人抱怨还让人受不了。

[5] 他比张三还周扒皮。

[6] 我觉得自己比阿 Q 还阿 Q。

[2] 中的“还”修饰副词“更”，[3] 中的“还”修饰动词“关心”，[4] 中的“还”修饰介词“让”，[5] 中的“还”修饰名词“周扒皮”，[6] 中的“还”修饰名词“阿 Q”。

例 [6] 中的“我觉得自己比阿 Q 还阿 Q”可概述为“S 比 N_1 还 N_2 ”构式，其中的“我”为“S”，表示比较主体；前一个“阿 Q”为“ N_1 ”，表示比较客体；后一个“阿 Q”为“ N_2 ”，表示结论项； N_1 和 N_2 都是名词，且在形式上完全相同。虽然例 [5] 中的“张三”和“周扒皮”也是两个名词，但其形式完全不同，因此，不属于本研究范围。此外，本构式研究不包括“S 比 N_1 还要 N_2 ”“S 比 N_1 还像 N_2 ”“S 比 N_1 还更要 N_2 ”和“S 比 N_1 还更 N_2 ”等比较构式。

1.2.2 语料简要描述

本书“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语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CCL）、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BCC）¹、文献中标明出处的例句、网络小说、电视和日常生活对话等，共收集 1641 条，涉及的名词有 711 个，分为指人名词、指物名词（包括事件）、抽象名词、专有人名、动物名词和地域名词（国家、地名）等。

本书中“S 比 N_1 还 N_2 ”构式、“副名”构式和“ N_1 Adv 是 N_2 ”构式的例句若引自文献中的语料（主要是他人论文中的例句），将作为文献来源标示；若非文献中的语料就不再作为文献来源标示。

1.3 研究目标、方法和意义

1.3.1 研究目标

本书在分析“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研究现状及其不足，以及自建“S

1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的网址分别为：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 <http://bcc.blcu.edu.cn>。

比 N_1 还 N_2 ”构式封闭语料库的基础上,从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原理出发,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传承观和压制观,建构了新的理论框架——“2M”压制模型,以对“S 比 N_1 还 N_2 ”构式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重点考察构式外部的多重压制和构式内部的多层压制。构式外部的多重压制是有关“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特征的传承,涉及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四个方面;构式内部的多层压制是有关 N_2 的语义问题。本理论框架应用于“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研究,可揭示其特征形成的动因,这可为现代汉语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新的思路 and 参考。

本书提出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S 比 N_1 还 N_2 ”构式在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方面有什么特征?这些特征形成的认知动因是什么?

(2) N_2 突显的内涵意义和语义延展方向是怎么形成的?

1.3.2 研究方法

本书从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原理出发,在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理论模型,即“2M”压制模型,并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下研究“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特征形成的动因。一方面对“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特征及其形成的动因作出统一的解释;另一方面,验证本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及有效性。据此,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文献描述法。对相关的文献资料作出系统、全面、客观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之不足,为本研究提供基础。

(2)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桂诗春、宁春岩(2002: 212)指出,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可相互补充,有助于从不同视角观察问题。定性分析指用文字语言描述语言现象,具体地说,就是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材料进行加工,达到认识事物内在本质、揭示内在规律的目的。本书关于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将“S 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定性描述同其语料统计相结合,以及与“副名”和“ N_1 Adv 是 N_2 ”构

式语料的对比,分析名词特征的传承,揭示“S比 N_1 还 N_2 ”构式名词特征形成的认知理据;二是通过语料统计分析“S比 N_1 还 N_2 ”构式 N_2 的语义延展方向,从而验证“2M”压制模型。

(3) 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就是通过收集“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真实语料,建立封闭语料库,为“S比 N_1 还 N_2 ”构式分析提供可靠数据,以提高其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1.3.3 研究意义

本研究以语料为支撑,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建构“2M”压制模型,分析“S比 N_1 还 N_2 ”构式,揭示其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特征,以及 N_2 的语义。本书的研究意义有以下四点:

(1) 可修补和发展认知构式语法理论。本书运用建构的“2M”压制模型分析现代汉语“S比 N_1 还 N_2 ”构式,可修补和发展认知构式语法。

(2) 丰富现代汉语“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研究方法。从认知构式语法的视角分析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特征,可弥补现有研究方法解释的不足。

(3) 理清现代汉语“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2M”压制机制,有利于解决“S比 N_1 还 N_2 ”构式和“副名”构式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4) 将名词形化的“S比 N_1 还 N_2 ”“副名”和“ N_1 Adv是 N_2 ”等三个构式通过多重压制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对现代汉语名词形化的类型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 可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理据支持。

1.4 结构安排

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研究对象、目标与方法、研究意义和结构安排。

第二章为“‘S比 N_1 还 N_2 ’构式研究现状述评”。首先从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方面回顾“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研究现状,然后指出“S比 N_1 还 N_2 ”构式研究之不足。

第三章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2M’压制模型”。首先评述构式观、认知构式语法的传承观和压制观，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框架“2M”压制模型，并通过个案分析说明该理论模型。

第四章为“‘S比N₁还N₂’构式的语料描述”。首先简要描述语料的收集过程，然后描述“S比N₁还N₂”构式名词的分类和使用频率，以及N₂的语义延展方向等语料。

第五章为“源于‘S比N还A’构式的压制”。首先简述“S比N还A”构式的研究现状，然后图解两个构式的压制关系，最后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分析“S比N₁还N₂”构式传承和阻断“S比N还A”构式的信息。

第六章为“源于‘副名’构式的压制”。首先简述“副名”构式的研究现状，然后图解“副名”构式对“S比N₁还N₂”构式的压制，最后从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四个方面分析“S比N₁还N₂”构式对“副名”构式信息的传承和阻断。

第七章为“源于‘N₁Adv是N₂’构式的压制”。首先对“N₁Adv是N₂”构式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述，然后图解“N₁Adv是N₂”构式与“S比N₁还N₂”构式之间的压制关系，最后从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四个方面分析“S比N₁还N₂”构式对“N₁Adv是N₂”构式信息的传承和阻断。

第八章是“‘S比N₁还N₂’构式的内部多层压制”。前者是关于N₂内涵意义的获取，后者是关于N₂的语义延展方向。

第九章为“结论”。该部分概述了本书的研究内容、结论和研究之不足，尝试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二章 “S 比 N₁ 还 N₂” 构式研究 现状述评

2.1 概述

“S 比 N₁ 还 N₂” 构式的出现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其使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宗守云（1995）、唐依力（2001）、王霞（2001）、刁晏斌（2001）、尤庆学（2001）、郭晓红（2001）、张爱民、张爱玲和张秀松（2002）、李秋果（2003）、周锦国（2003）、万钧（2004）、陈一民（2005）、徐茗（2006）、於泽明（2007；2011）、邱天（2009）、王忠和王强（2009）、杨玉玲（2011）、余俊宏（2011）、徐明星（2011）、王雷（2011）、吉益民（2012）、朱小静（2012）、关春芳（2012）、陆桂林（2012）、高程（2013）、马伟忠（2014）、王天翼（2016）等。他们主要对“S 比 N₁ 还 N₂” 构式的语义、句法、语用和名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由于有些研究结论或观点有雷同，我们仅综述一些没有雷同的观点。

另外，由于各位学者在其研究中使用的术语不同，如，有的用“句式”，有的用“格式”，有的用“结构”，有的用“构式”，等等，为便于综述，本书统一使用“S 比 N₁ 还 N₂” 构式。

2.2 句法研究

有关“S 比 N₁ 还 N₂” 构式的句法研究可分为传统和认知两个视角。传统研究重在描述“S 比 N₁ 还 N₂” 的句法特征；认知研究重在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解释“S 比 N₁ 还 N₂” 构式的句法特征。

首先,从传统研究的视角看,“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句法特征可总结为八点:

(1)“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 N_1 表示具体事物, N_2 已活用为形容词,表示事物的特征(宗守云1995;唐依力2001;郭晓红2001;尤庆学2001;张爱民等2002;陆桂林2012)。但郭晓红(2001)和杨玉玲(2011)认为 N_2 虽然起了形容词的表义作用,但保持了其名词性语义特征,仍是名词。

(2)“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名词前面一般不加修饰成分(王霞2001)。

(3)“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副词“还”不能省略,否则该构式就不能成立(唐依力2001)。

(4)“S比 N_1 还 N_2 ”构式没有否定形式,因为构式本身就预设了 N_1 具有最高的性状程度(唐依力2001);

(5)“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S与 N_1 不能互换(张爱民、张爱玲、张秀松2002)。

(6)“S比 N_1 还 N_2 ”构式在句中可作谓语、定语、补语,但做谓语的的比例占绝大部分(唐依力2001)。

(7)“S比 N_1 还 N_2 ”构式属于比况类“比”字比较构式,因为 N_1 和 N_2 由同一名词充当(张爱民等2002:67)。周锦国(2003)的观点与殷志平和张爱民等基本相同,认为“S比 N_1 还 N_2 ”是一个比喻构式。杨玉玲(2011)认为该构式表比拟。虽然他们使用的术语不同,但观点基本一致。

(8)“S比 N_1 还 N_2 ”构式是偏离“比N还A”¹构式的组合,属于“S比N还A”构式的一种(尤庆学2001;张爱民、张爱玲、张秀松2002:67)。马伟忠(2014:65-73)将“S比 N_1 还 N_2 ”构式和“S比NA”“S比N更A”“S比N还A”等看成是一个“比”字构式群,从形式和语义上探讨了“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与其余三个构式的区别,认为“S比 N_1 还 N_2 ”构式在结构上凝固性最高。

从认知研究的视角看,张爱民等(2002)将 N_1 看成是S的参照对象, N_2 是 N_1 性质的细节显现。杨玉玲(2011:106)将“S比 N_1 还 N_2 ”看成是一个构式,是受到“S比N还A”构式的压制而形成的;徐明星

1 构式中的“A”表示形容词。

(2011: 57-58) 也从构式压制的角度提到了“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与“S 比 N 还 A”构式之间的关系;余俊宏(2011: 22-25)运用“射体-界标”“图形-背景”和“基体-侧面”等理论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该构式中 S 与 N₁ 之间、N₁ 与 N₂ 之间的关系,讨论了 S 与 N₁ 之间不可互换的原因。

2.3 语义研究

关于“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语义大多是从传统视角进行的研究,主要涉及名词的语义延展方向、构式的比较意义、主观意义以及副词“还”的意义及作用等。

关于名词的语义延展方向,王霞(2001)认为名词在进入该构式后,由于受到情景和语流的影响,语义会发生变化。语义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褒义词可向其反面延展,也有个别仍具有褒义;中性名词向贬义延展;贬义词可表示亲昵的斥责或挖苦,还可表示敌视态度和愤怒。唐依力(2001)研究了“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在语境中的不同变化,认为贬义色彩的名词进入构式后,贬义进一步强化;中性色彩的名词在构式中主要体现出贬义和褒义两种感情色彩;褒义色彩的名词既可能保留褒义,也可能转为贬义。

关于“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比较意义,宗守云(1995)认为,从静态来看,“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中的 S 所具有的特征在程度上比 N₁ 更深、更重、更大。但实际上, S 所具有的特征在程度上往往并不比 N₁ 深,这只是反映了言者的一种强烈的主观评估情绪,具有夸张的意味。王霞(2001)认为“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比较语义较隐含,表义更深。李秋果(2003)认为,所有的“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都可按照“S 比 N₁ 还像 N₁”来理解,表达“比 N₁ 更有 N₁ 的特点,比 N₁ 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意思。唐依力(2001)也认为 S 的性状程度比 N₁ 更高,有明显的夸张色彩。此外,她还将比较意义分为三类,即语义层次的延展、超越时空的对比和修辞层面的对比。郭晓红(2001)把 S 与 N₁ 之间的比较分为异类之比、超时空的人物之比和虚比等。马伟忠(2014: 65-73)认为“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主观意义比“S 比 N A”“S 比 N 更 A”“S 比 N 还 A”等构式都强,且具有虚拟比较的特征。

关于“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中“还”的语义及作用，宗守云（1995）认为“还”对 N₂ 有增量的作用，且重音在“还”上。而张爱民等（2002）却认为句子重音在 N 上，不在“还”上。王天翼（2016：6-10）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研究了“S 比 N₁ 还 N₂”的语义，认为该构式中 N₂ 的语义是受到“还”压制后才发生的变化，即从指称到非指称、从客观描述到主观评价、从确定性到模糊性。

2.4 语用研究

关于“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语用研究，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该构式具有口语体的特征。对名词的认知度越高，该构式的使用范围就越广，反之则越窄（王霞 2001）。

“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具有夸张的色彩（宗守云 1995；唐依力 2001）。尤庆学（2001）认为“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中的 N₂ 表现了夸张的意味和模糊性，可收到含蓄、委婉的表达效果；N₂ 多种属性兼容的特征可收到蕴含丰富、言简意赅的表达效果；用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表示其属性特征，可使人产生由具体到抽象的联想，可收到具体形象的表达效果；N₂ 表述灵活、便捷，能与 N₁ 产生回响的声音效果。张爱民、张爱玲、张秀松（2002：67-70）认为该构式表比况，属于借代。周锦国（2003）认为，除了夸张外，还具有转品、比喻、反复和对比等特征。

总之，“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是一种口语表达，具有夸张、比喻、反复、委婉、模糊、灵活、便捷、蕴含丰富、言简意赅的语用特征。

2.5 名词研究

关于“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中的名词使用，王霞（2001）认为，能进入“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名词，是被赋予了人的个性的无生命的名词，即具有隐喻意义的名词；具有历史文化沉淀或在交际过程中被赋予描述性意义、具有概括性意义的表人的名词。唐依力（2001）指出，专指名词、泛指名词和含固定隐喻特征的普通名词可用在“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中。郭晓红（2001：133）的研究表明，内质细节越不明显的名词，越容易进

入该构式。她认为专有名词的内在细节不如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那么明显。因此,专有名词比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更容易进入“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尤庆学(2001)研究发现,只有表示事物多方面属性或特征的名词才能进入该构式,并且这些名词所具有的特征是突出的,是人们共知的、熟悉的。徐茗(2006)认为具有强式描述性语义特征的名词才能进入“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杨玉玲(2011)认为,只有形式比较简单、描述义素突显的单个名词才能用在“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中。於泽明(2011: 119-120)认为,性状意义明显的名词能轻松地进入该构式,这类名词有九种:

- (1) 包含形容词语素的名词(如“悲剧”); 蕴涵“量度”义的名词(如“本质”“根本”);
- (2) 具有“类别”义名词(如“农民”“泼妇”“商人”);
- (3) 具有“特质”义的专有名词,如专有人名和地域名词;
- (4) 具有社会公认的某种特征的名词(如“儿童”);
- (5) 带有表性状意义词缀(如“气”“味”等)的附加式名词;
- (6) 可作“形容词性成分+指称性成分”义素分析的名词(如“技能”“英雄”);
- (7) 可作名词化理解的名词(如“资产阶级”“城市”);
- (8) 具有语义偏离特征的名词(如“款式”);
- (9) 专业术语类名词(如“逻辑”“政治”)。

总之,能进入“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名词一定要具有描述性语义特征,这些名词包括专有名词、泛指名词、含隐喻意义的名词等。

2.6 小结: 研究之不足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有关“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研究,无论是从句法、语义、语用,还是从名词使用看,都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尤其是构式的句法特征。但从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不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论建构不足。现有的研究大多重在对“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的描述,如宗守仁(1995)、王霞(2001)、唐依力(2001)、郭晓红(2001),等等,缺乏理论基础。此外,虽然有的研究在分析时也涉及认

知语言学理论,如认知构式语法理论(杨玉玲 2011;徐明星 2011)、认知语法的“射体-界标”“图形-背景”和“基体-侧面”等理论(余俊宏 2011)、概念系统、认知语境、认知转喻(王雷 2011;徐明星 2011)、非范畴化(徐明星 2011)等,但他们所运用的理论很零碎,随意性较大,没有理论建构,缺乏系统性。虽然有的研究将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同王寅的事件域认知模型结合建构了EC模式理论,分析了“S比N₁还N₂”构式,但其理论模式在分析中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朱小静 2012)。再就是,尽管有的研究运用了构式语法理论,但只涉及单一的构式压制分析,要么是对“S比N还A”压制“S比N₁还N₂”构式的分析(杨玉玲 2011),要么是构式对词汇压制的分析(徐明星 2011;朱小静 2012),视角单一,层面不全,更未将多重多层的压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未能全面揭示出“S比N₁还N₂”构式特征形成的动因和认知机制。

其次,研究方法上有些局限。虽然现有的研究涉及面较广,包括句法、语义、语用、名词等方面,且很多结论也都具有合理性。但这些研究几乎只是运用一些零散的语料对“S比N₁还N₂”构式进行描述,缺乏语料数据支撑,主观性较强,且基本没有解释。如,关于N₂的语义延展方向问题,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词的语义延展是如何分布的,这些都没有具体数据作出定量分析。因此,现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合理,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说服力还不够强。

再者,有的研究未能区分“副名”和“S比N₁还N₂”构式及其名词使用。由于“S比N₁还N₂”构式中的“还N₂”例示了“副名”构式,或者说属于“副名”构式的一种,这就导致了有的学者在研究“副名”构式时,将“S比N₁还N₂”构式纳入“副名”构式的研究范围,如桂诗春(1995)、张谊生(1997)、施春红(2001)等。有的学者,如於泽明(2011),在分析“S比N₁还N₂”构式时,将“副名”构式的名词特征归纳为“S比N₁还N₂”构式的名词特征,使两个构式的名词完全混为一谈,缺乏对两个构式名词特征异同的研究。

鉴于以上研究的不足,本书将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传承观”和“压制观”,建构新的理论框架——“2M”压制模型,以“S比N₁还N₂”构式的语料为支撑,深入研究“S比N₁还N₂”构式,探讨构式特征形成的动因,以弥补过往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的不足。

第三章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2M”压制模型

3.1 概述

Goldberg (1995, 2006) 的认知构式语法是在 Fillmore (1975, 1985) 的框架语义学和构式语法、Lakoff (1987) 的体验哲学观和隐喻理论、Langacker (1987, 1991) 的认知语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构式语法学家还有 Croft (2001)、Michaelis & Lambrecht (1996)、Bergs & Diewald (2008) 和王寅 (2011a) 等，他们都从事了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构式语法研究，与 Goldberg 认知构式语法具有趋同性。因此，本章首先从宏观的构式观阐述其产生的缘由及基本观点，包括心智体验性、心智表征和表层概括性假说，以及构式的定义。然后介绍 Goldberg (1995) 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传承观”和“压制观”，并评述其不足。最后，在 Goldberg (1995, 2006) 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基础上建构“2M”压制模型，并将以此为理论框架在第五、六、七、八章分析“S 比 N₁ 还 N₂”构式外部的多重压制和内部的多层压制，以检验其解释力及有效性。

3.2 构式观

3.2.1 产生的缘由

construction 这一概念在语言学论著中早有论述。在古代斯多葛时期就用“形义配对体的构式”来研究语法 (Goldberg 2006: 3)。在 19 世纪中期，该术语还出现在摩迪斯泰语言学家的著作中 (Goldberg & Casenhiser 2006: 1; Bergs & Diewald 2008: 1)，被看作“程式的、固定的序列 (Formulaic, Fixed Sequences)”。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都先后提到过 construction 这个术语, 如 Saussure (1916)、Bloomfield (1933) 和 Chomsky (1991: 417) 等。但他们的用法各不相同。Saussure 认为 construction 主要指“词语在句法上的组合联结”, 具有任意性。Bloomfield 则主要指“分句类型 (Clause Type)”和“句式 (Syntactic Construction)”, 如“主谓宾句式 (SVO Construction)”“并列句式 (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分裂句式 (Cleft Construction)”等。Chomsky 则认为 construction 是一种语法结构的类型, 是从基本单位中生成出来的; 仅是一种“副现象 (Epiphenomena)”, 在语法研究中不需要这种大的、整体性的语法单位, 因为可根据“词汇”和“规则”生成出来。可见, 这些有关 construction 的传统观主要指句法层面的结构。

构式语法对 construction 的论述与以上论述完全不同, 无论是其含义还是范围都有根本性的区别。Langacker (1987: 57-63) 把 construction 看成是“约定俗成的象征单位”, 并把它定义为“语法涉及语素和更大表达式的组合, 以逐步形成更复杂的象征结构, 这些象征结构就称为语法构式。因此, 语法构式指的是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组构成分的复合象征结构”。可见, Langacker (2008: 161) 把这些象征单位看成一个集合体。Fillmore (1988: 36) 给 construction 下的定义为: “我们所说的语法构式就是, 语言中被指派一个或多个约定俗成功能的任一句式, 并对其中的意义或用法有规约性的影响”。Fillmore 的定义强调了构式应包括功能和意义; 构式是一个形义配对体。Fillmore 等 (1988) 分析了 let alone 构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等特征, 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构式才能对语言知识做出更合理的解释。他的这个观点否定了“词汇分析法”“词汇规则观”和“词汇分析模型”。从 Langacker 和 Fillmore 的论述可见, 他们两位都主张将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研究。但不同之处在于: Langacker 主要根据语义来描写句法中的词语; Fillmore 更倾向于用形式语言学的方法, 但他却一直未能提供一套描写语义的形式化表达 (Leino 2005: 94)。

Goldberg (1995, 2006) 在 Fillmore (1975, 1985) 的框架语义学及构式语法、Lakoff (1987) 的体验哲学观、隐喻理论和 Langacker (1987, 1991) 的认知语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构式语法观 (Goldberg 1995: 7), 我们称其为认知构式语法。她 (1995: 4) 把构式视为形义配对

体,其意义不能从其组构成分或其他构式预测出来。后来,她(2006: 3, 5, 9)又称构式为形功配对体,是通过后天习得的,构式的形成与使用的频率相关。有的构式可预测,有的则不可预测。由此我们得知,构式都是形义或功能的配对体,是后天习得的,不管是否能被预测,只要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就可储存在人的大脑中,都可称为构式。

Croft (2001: 28, 203)也将构式看作形义配对体,且形义是不可分割的象征单位。他在Langacker“象征单位”的基础上提出了激进构式语法观,认为“言者的语法知识就是构式知识(形义配对体)、词汇知识(也是形义配对体),以及词汇和构式相匹配的知识”(Croft 2001: 46)。他(2005: 273)还认为,“构式是复杂句法单位的整体描述”。Croft的论述表明,词素、词、短语和习语,以及规则和不规则的抽象句法图式,都是构式语法研究的范围。他将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纳入了构式的研究范围,构成了一个“词素-词法-句法”的连续统。他的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学者所持的构式语法观。

Michaelis & Lambrecht (1996)基本持有上述相同的构式观,并将构式视为“形-义-功的复合体(form-meaning-function complex)”。这为Goldberg(2006)将“形-义配对体”改为“形-功配对体”打下了基础。

虽然以上学者对构式的定义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他们的观点可结合Bergs & Diewald(2008: 1-2)的总结概括如下:

- (1) 构式是形义配对体;
- (2) 多个构式形成一个层级性网络;
- (3) 构式包括语言的各个层面;
- (4) 构式的形成与使用频率相关;
- (5) 构式与语义和语用相关。

由此可看出,构式语法对construction的理解与传统观是不同的,认为构式是形-义/功的配对体,它已将人的体验和认知纳入其中。语言知识是以构式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头脑之中。

与构式观相比,TG理论在研究范围和方法上都存在不足。从语言的研究范围看,“TG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生成和识别复杂的句子,然而却将多种特殊结构排除在其研究之外,这些结构正是言者在日常语言使用中所输出/产生和理解的”(Fried & Östman 2004: 15)。而“构式语

法的基本信条就是，追求覆盖语言中的所有语料和所有语式”（Östman & Fried 2005: 128）。Goldberg（2005: 17）指出，“认知构式语法认为，言者的语言知识由一个网络构成，这个网络就是学得形-功配对体或构式。构式语法作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承诺，即尝试解释语言知识的每个方面。”据此，TG 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核心语法部分，却未把语法的边缘部分放入其中。因此，从研究范围看，构式语法能弥补 TG 理论研究对象的不足。

从研究方法看，TG 理论采用的是转换生成方法分析句法，忽略言者对情景的识解；把 construction 视为深层形式和大致的意义配对，而不是表层形式与具体功能的配对；只将部分句型（syntactic pattern）视为构式的例示，认为词语和语素储存在不同的模块，且大部分的句法概括与语义或功能无关；构式是普遍的，由 UG 决定；没有解释不同但相关构式之间的内部关系；认为构式与最简方案一致，而没有提供观察语法知识的可选择性的方法（Goldberg 2006: 205-206）。而构式语法则认为词汇和句法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语义和语用不分家；构式语法是概括性的，只涉及表层语法，不涉及深层和表层的转换生成（Goldberg 1995: 7）。另外，构式不是通过其组构成分获得意义，而是构式本身就有意义。这就避免了歧义和循环论证，语义更直接、简单（Goldberg 1995: 10-13）。

可见，TG 理论在研究范围和方法上确实存在不足，构式语法比 TG 理论的研究范围更广，理论更具解释力。因此，构式语法应运而生。

3.2.2 心智体验性与心智表征

构式语法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研究范式，其哲学基础就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认为，人的身体和心智是不能分离的，两者与外界的互动感知、体验形成了概念结构和语言表达。语言与现实、概念的关系为“现实-概念 / 认知-语言”，也就是说，先有对现实的体验、感知，然后才形成认知、概念，最后才会在概念的基础上产生语言表达。因此，语言形式是投射到概念上的。从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看，如果儿童没有形成非语言的概念，是不可能形成语言，输出构式的（Mandler 2004: 261）。并且，儿童根据他们所听到的语言而建构的语义范畴，也是在前语言概念范畴的语境中

形成的 (Mandler 2004: 263)。Langacker (1991: 294-295) 认为, 反复体验后会形成认知模型, 语言又是用来描述经验的工具, 那么, 语言就会围绕概念模型进行组织, 然后又在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扩展。Clark (1978)、Slobin (1985)、Bowerman (1989) 的研究都表明, 儿童最早习得的话语都与概念相关。Goldberg (1995: 42) 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看, 由构式编码的事件都是人类的基本经验。” 儿童最先习得的句子都与施事、行为、地点、拥有、存在、丢失等概念相关。而构式正是基于这些施事、行为、地点等概念而形成的。因此, 构式的习得就是概念形成的反映, 是以体验为基础的, 构式语法具有心智体验性。

构式形成的过程, 就是人们首先对常用的语言表达式进行范畴化或对其进行概括, 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固化为构式, 从而在心智上得到表征 (王寅 2011a: 112)。Langacker (1987: 57) 指出, “语言学家也将语言系统的心理表征称为语法。本模型也将这种内部语法看作描述对象, 且具有动态性, 即认知模式是不断通过语言的使用从成形到储存, 再到修改而发展形成的。” Langacker 所说的“认知模式”就是通过语言的不断使用而逐渐形成的形义配对体, 也就是构式或象征单位。Goldberg (1995, 2006) 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概括性, 构式是通过语言习得而逐渐获得的, 而不是天生的, 心智具有体验性, 属于心智表征形式。构式语法学家将构式定为心智表征的基本单位, 是从具体语言表达式中通过范畴化关系抽象、提炼出来的, 是较为抽象的认知图式。构式语法的基础是“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 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与乔姆斯基“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完全不同。虽然乔姆斯基也提出从心智研究语言, 但他主张运用数理的方式来描写语言的心理表征, 以建立一套公式化的演算系统, 解释语言的具体表达式是如何通过转换生成机制而形成的 (王寅 2011a: 46)。因此, 构式语法与转换生成语法所说的心智表征完全不同。

3.2.3 表层概括性假设

表层概括性假设指的是对形式-意义同时作出概括, 语言的概括性体现在构式上 (Goldberg 2006: 25)。它是在“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可从心理学和语言习得两方面说明。

从心理学看, Goldberg (2006: 45-47) 认为范畴化的心理学证据为语言的概括性提供了理据。以样本为基础的范畴并不排斥完全的抽象。例如, 有一个公式 S, 具有 a, b, c, d...z 等特征。由于见证人只记下了其中的几个特征, 而没有把具体的所有特征 a-z 都记录下来, 那么, 得到的结果表征就比 S 更抽象。因为这种选择性的编码只是记录下部分的特征, 只是对记录到的特征做出了部分的抽象记忆。或者说, 与当前任务更相关的特征更容易受到注意, 更容易被记忆下来, 而没有被注意到的样本就不会被储存, 这表明了实际输入的抽象程度。并且, 人类的知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遗忘, 对整个样本的忘记使我们的表征比实际输出更抽象。这就使语言表层的概括性成为可能。另外, 实验证据也显示, 例示知识是可以导致概括性的 (Goldberg 2006)。很多学者 (如 Langacker 1987; Taylor 1989; Barlow and Kemmer 2000) 都认为, 当我们对范畴中单个的例示进行大量记录时, 我们也在区分构成范畴成员之间的意义关系, 以及他们是怎样构成范畴的。

从儿童语言习得的角度看, 儿童在 20 个月时就能进行过度概括 (Tomasello 2003); 儿童在 2 岁零 4 个月时就能逐渐纠正不规范的语序, 这说明概括性是逐渐习得的, 并且从很早就开始了 (Ninio 1990, 2005; Goldberg 2006: 62)。Culicover (1999) 认为, 语言学习者是保守的, 因为如果在输入中没有证据, 他们就不会作出大量的概括; 学习者又是有选择性的, 因为他们又在为有证据而寻求概括。Israel (2002) 也持有与 Culicover 相似的观点 (Goldberg 2006: 64)。因此, 从这些研究可看出, 语言的概括性确实是从语言的习得、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Taylor (2002: 27) 也强调语言习得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他指出: “语言知识是基于实际用法的知识, 是基于用法事件而作出概括的知识。因此, 语言习得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并受到语言的经验驱动”。Goldberg (2006: 12) 也认为 “构式是基于语言输入和一般认知机制通过后天获得的”, 她提出的 “所见即所得 (what-you-see-is-what-you-get)” 原则, 实际上就是自下而上习得过程的具体体现。Langacker (1987: 46)、Taylor (1989: 39)、Goldberg (1995, 2006) 和 Croft (2001: 46) 都认为语言不存在深层结构, 提倡语言的使用观和单层观。因此, 认知构式语法的概括性是基于识解方式和 “所见即所得” 原则对形式和意义作出的概

括。它不像 TG 所认为的那样，把语言看成是人先天就具有的知识（贾冠杰 1997：38），将语言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从深层结构转换生成的；认为句子的深层结构是语义结构的反映（Goldberg 1995：101）。乔姆斯基将语言看成纯粹的形式系统是有问题的（Langacker 2008：3）。构式语法提出的表层概括性假说符合认知语言学所遵循的体验哲学观。

3.2.4 构式的定义

Goldberg（1995：4）将“构式”定义为：

当且仅当 C 为一个形义配对体 $\langle Fi, Si \rangle$ 时，它就是一个构式，此时，“形”的某一方面或“义”的某一方面不能从 C 的组成部分中严格预测出来，也不能从其他先前建立起来的构式中预测出来。

后来，她（2006：3，5，9）又将构式定义为“形式与功能的规约性配对体”；“每个构式将形式特征和交际功能配对”；“形式与语义或语篇功能的配对体是后天习得的”；“只要句式有足够高的出现频率，即使能被预测，也被作为构式储存”。根据 Goldberg 的定义，构式就被视为形式和意义或功能的配对体，即语法形式与其意义和功能是不可分离的。构式是通过后天习得的，无论构式是否能被预测，只要有足够多的频率出现，就可视为构式。

3.3 认知构式语法的传承观和压制观

3.3.1 传承观

3.3.1.1 传承模式

语言是由构式组成的，构式与构式之间存在传承关系，构式通过传承关系形成构式网络。Goldberg（1995：67）指出，“……构式形成一个网络，它们通过传承关系连接起来，传承关系为许多特定构式的特征提供了理据。传承网络使我们可获得构式之间的概括性，同时还可解释次规则和例外”。同时，她还总结为，“当且仅当构式 B 从构式 A 传承其特征，那么构式 A 就为构式 B 提供了理据。传承使我们得知，两个构式在某些

方面是相同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是不同的”（Goldberg 1995: 72）。可见，下位构式可从上位构式传承信息；上位构式可为下位构式提供理据。传承还可解释两构式之间的相同与相异，解释次规则和例外。根据 Goldberg（1995: 73-74）上位构式与下位构式的传承关系，传承模式分为三种：完全传承模式、正常传承模式和多重传承模式。

完全传承模式指下位构式完全传承上位构式的所有信息（Goldberg 1995: 74）。如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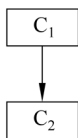


图 3.1 完全传承模式

如图 3.1 所示，下位构式 C_2 与上位构式 C_1 之间有传承关系，两者用实线连接，表示 C_2 完全传承了 C_1 的信息。

正常传承模式指下位构式传承上位构式的部分信息，即两构式不冲突的信息。换言之，只要上位构式与下位构式的信息不冲突，前者的信息都可传承给后者。正常传承只是一种陈述部分概括性的方式，允许次规则和例外存在（Goldberg 1995: 73-74）。下图 3.2 表示正常传承模式， C_1 与 C_2 之间由虚线连接，表示 C_2 传承了 C_1 的部分信息，也即两构式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不同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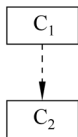


图 3.2 正常传承模式

多重传承模式即是一个下位构式可从多个上位构式传承相互不冲突的信息（Goldberg 1995: 73, 97-98），如下图 3.3，下位构式 C_4 与上位构式 C_1 、 C_2 和 C_3 有传承关系，分别用虚线连接，表示 C_4 从 C_1 、 C_2 和 C_3 分别传承了部分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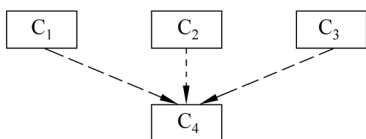


图 3.3 多重传承模式

在这三种传承模式中，Goldberg（1995：73-81）未探讨完全传承模式，因为该模式与构式语法的基本原则不符。根据“所见即所得”原则，一个构式就是一个形义配对体，形式与意义是不可分离的。那么，不同形式的构式就具有不同的意义。句法形式不同，意义就不同（Bolinger 1968：127）。据此，下位构式就不可能完全传承上位构式的信息。因此，当下位构式在传承上位构式的信息时，必然对信息有所阻断。另外，按照原型范畴理论，同一范畴成员所具有的特征具有隶属度的变化，有的成员具有的特征多，有的成员具有的特征少。这些基于体验的认知方式就决定了下位构式不可能完全传承上位构式的特征。

3.3.1.2 传承方式

Goldberg（1995：75-81）在 Lakoff（1987）的原型性和 Langacker（1987）的构式三角关系 [即图示 (Schema) - 原型 (Prototype) - 扩展 (Extension)] 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上位构式与下位构式的传承方式细分为四类：多义性连接、分部性连接、例示性连接和隐喻扩展性连接。多义性连接就是由构式的原型意义延伸出一些非原型意义，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多义构式家族。多义性连接可获得构式的意义与其意义延伸之间语义关系的本质。原型意义的具体句法信息可通过意义延伸而得到传承，因此，不必陈述每个意义延伸的句法实现。每个意义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构式，原型意义为其提供理据。语义关系可通过多义性连接获得，所有句法信息都是由具有原型意义的构式传承的（Goldberg 1995：75-76）。

分部性连接是指：下位构式在句法和语义特征方面是上位构式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就构成了分部性连接关系（Goldberg 1995：78）。例如：

[1] Rob flew Carole to Newcastle.

[2] Rob flew.

[1] 为使动构式, [2] 为不及物运动构式。[2] 是使动构式 [1] 的一部分, 两者具有分部性连接关系。

例示性连接,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构式是另一个构式的具体体现, 且在句法和语义上有联系 (Goldberg 1995: 79)。我们也可说, 上位构式是下位构式的抽象图式; 下位构式为上位构式提供更加具体的例示性信息。例如, “很孩童”和“很 N”都是“副名”构式的例示。

隐喻扩展性连接指的是, 两个构式通过隐喻映射而产生连接关系 (Goldberg 1995: 81), 即构式与构式之间是通过隐喻义的映射连接起来的。例如:

[3] 他给了我一个苹果。

[4] 他给了我一些安慰。

[5] 他的事迹给了我力量。

[3]—[5] 都是双宾构式。[3] 属于双宾构式的原型用法, 其中的直接宾语“苹果”是具体物体; [4] 中的直接宾语“安慰”是个抽象概念, 是从 [3] 隐喻化为抽象概念而得来的; [5] 的隐喻性比 [4] 更高, 不仅是直接宾语被隐喻化为抽象概念“力量”, 而且有生命和有意愿性的人称代词作主语的“他”也被隐喻化为无生命、无意愿的名词短语“他的事迹”。

3.3.2 压制观

论述构式压制的认知语言学家较多, 虽然在术语的运用和定义的阐述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但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大多一致。Talmy (1978; 王寅 2011a) 最初用了“shift (移变)”这个术语来论述语法结构迫使词项在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发生的变化。Talmy 所说的“移变”, 就是语法结构能够压制词汇在实际用法中的意义。Croft (1991: 108, 265) 从概念化和识解的视角论述了词汇的概念化会受到其所在句法的影响, 并认为这种现象大量存在。Goldberg 在其专著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中明确提出了“构式压制”这个术语, 认为构式是形义配对体, 有其独立的意义; 构式不受词汇的支配。构式可压制词汇产生出与系统相关的意义 (1995: 1, 238)。从 Goldberg 的观点看, 词汇意义会受到构式的支配或压制, 词汇意义会因受到构式

的压制而发生调变。De Swart (1998: 360) 给“压制”下的定义为：“压制是由需要解决（语义）冲突引起的，它受到隐性句法环境需作别样解释机制的制约。”根据他的定义，构式中的词义与构式环境发生冲突时，构式就会对词义产生压制作用，迫使词义根据构式作出调变。也就是说，人们在解释构式义时，需要对构式中的词义重新作出解释，以使词汇的句法和语义符合构式的环境。Michaelis (2004: 25) 认为，“如果一个词汇项在语义上与其形态句法环境不匹配，词汇项的意义就应与其所嵌入的结构保持一致。”Bergs & Diewald (2008: 12) 将压制观阐述得很明确，“‘压制’的概念即是，构式对插入其中的词汇意义施加力量”。所谓构式对词汇意义“施加力量”就是构式迫使词汇的意义作出调变。Taylor (2002: 287) 提出了与上述压制观有所不同的观点，他从词汇搭配的角度解释了压制现象，指出：“所谓‘压制’，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结合使用时，它会对其毗邻的单位施加影响，使其改变用法特征。”王寅 (2011a: 341) 给压制下的定义是：“当某一词语叠加 (Superimpose) 或被运用于某一特定构式中，且两者的语义和用法特征不兼容或相冲突，构式往往处于‘主导地位’或‘强势位置’，它可强制性改变词语（主要是动词、名词等）的语义和用法，迫使两者取得协同 (Accommodation)，这就叫‘构式压制’。”

从以上观点看，除 Taylor 以外，其余认知语言学家在构式压制观上都基本一致，即当词汇意义与构式义发生冲突时，构式会压制词汇，根据构式环境对其意义作出调变。也就是说，小的语言单位必须服从大的语言单位。

3.3.3 传承观和压制观的局限

以上观点除 Taylor 外，几乎都论述的是构式压制词汇。再者，从 Goldberg (1995) 论述的“传承观”和“压制观”看，前者是分析构式之间的信息传承，后者是研究构式对词汇的压制。Goldberg 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有两个不足。第一，构式之间的信息传承和构式压制的分析是分离的，并没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分析构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等特征。事实上，构式的外部压制和内部压制都对构式的形成及其句法、语义和语用等特征有影响。如，我们在分析“S 比 N_1 还 N_2 ”时，就需要将两

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才可能更全面地分析该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特征。第二,Goldberg 的压制只涉及构式压制词汇。事实上,在构式的内部压制中,除构式压制词汇外,还涉及词汇压制词汇。例如,在“S 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就涉及 N_1 压制 N_2 的现象。如果我们不对两个名词的压制现象做出解释,而仅仅从构式压制的角度解释是不全面的。因此,除构式压制外,我们还需要论述词汇对词汇的压制。

3.4 “2M” 压制模型

3.4.1 新的解决方案:“2M” 压制模型

Goldberg (2006) 对构式的定义与其之前 (1995) 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2006 年的定义将构式的范围扩大到了语言的任何层面。她对构式定义的改变与构式的语言习得研究有关,或者说与“基于用法的模型”理论有关,因为构式的习得或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概念化的过程。概念的形成与现实经验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概念是体验和认知的产物。构式就是在认知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概念化后所形成的象征表达单位。象征表达单位一般是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而逐渐慢慢形成的,而不是相反。那么,构式就会存在于语言的所有层面。再者,从语法化的角度看,或从语言演变的角度看,演变也是从语式开始的,从个别的语式使用到经过反复使用而形成新的构式 (Bergs & Diewald 2008: 12)。据此,构式的形成可受到外部多重构式的压制和构式内部的多层压制,具有多重和多层级压制的特征。虽然 Goldberg 将构式的范围扩大到了各个层面,但她的分析方法主要还是涉及构式外部的单个或多个构式的传承和构式对词汇意义的压制。也就是说,她的研究注重的是自上而下的构式信息的传承和构式压制词汇的单层压制,没有涉及构式内部的构式压制词汇和词汇压制词汇的多层级压制,没有注意构式内部要素之间的层次。再就是,没有将多重压制与多层压制结合起来分析构式形成的理据。这显示出她对构式外部和内部压制的辩证关系认识不够。因此,若仅从 Goldberg 的构式压制机制分析构式,难免对构式的分析产生不全面的结果,并且她的研究对象是英语,不一定能完全解决跨语言的问题。鉴于此,本书在 Goldberg (1995, 2006) 构式压制的基础上提出“2M”

压制的观点，并以其为理论框架对现代汉语“S比N₁还N₂”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和名词等特征作出更全面、更深入的解释。

“2M”压制模式的多重多层可从构式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进行解读。构式外部的多重压制指的是纵向维度的压制，主要体现在多个上位构式压向同一个下位构式，同时，下位构式传承来自多个上位构式的信息¹。构式内部的多层压制指的是构式本身的内部压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构式对词汇的压制；词汇对词汇的压制。下面我们以“S比N₁还N₂”构式为例解释“2M”压制模型，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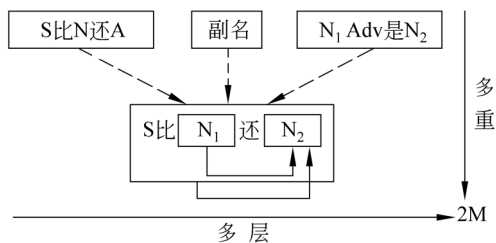


图 3.4 “S比N₁还N₂”构式的“2M”压制模型

如图 3.4 所示，从构式外部的多重压制看，“S比N还A”“副名”和“N₁Adv是N₂”等三个上位构式对下位构式“S比N₁还N₂”有压制作用。三个上位构式与下位构式由三条虚线连接，表示：当上位构式压制下位构式时，下位构式会传承上位构式的部分信息，而非全部信息，即下位构式在传承上位构式的信息时，对上位构式的一些信息有所阻断。

从构式内部的多层压制看，“S比N₁还N₂”构式既涉及构式压制词汇，又涉及词汇压制词汇。图 3.4 中，“S比N₁还N₂”构式与N₂之间有一条线连接，箭头指向N₂，表示“S比N₁还N₂”构式对N₂有压制作用，即构式压制词汇，迫使N₂对其句法和语义作出调变。然后，N₁与N₂之间有一条线连接，箭头指向N₂，表示N₁对N₂有压制作用，即词汇压制词汇，N₁对N₂的意义突显具有压制作用。下面我们用“2M”压制模型对“S比N₁还N₂”构式作简要的个案分析。

1 王寅（2011a：377）认为，“压制”和“传承”是一对相关术语，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就是说，若有上位构式的压制，就有下位构式的传承。刘玉梅（2010：51）认为，“压制”和“传承”具有因果关系。

3.4.2 个案分析

根据以上对“2M”压制模型的分析得知,从“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外部多重压制看,该构式直接受到“S比N还A”“副名”和“ N_1 Adv是 N_2 ”等构式的压制。从构式内部的多层压制看,该构式还存在构式压制词汇和词汇压制词汇的现象。下面我们分别简述:“S比N还A”“副名”和“ N_1 Adv是 N_2 ”三个构式对“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压制;“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 N_1 对 N_2 的压制。

(1)“S比N还A”对“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压制

首先,我们看例句:

[6] a. 他比诸葛亮还神机妙算。

b. 这人太厉害了,比诸葛亮₁还诸葛亮₂。

[6a]属于“S比N还A”构式,[6b]为“S比 N_1 还 N_2 ”构式。[6a]中的结论项是形容词“神机妙算”,[6b]的结论项是名词“诸葛亮₂”,两个词汇的词性不同,却具有相同的句法功能。也就是说,当名词出现在“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充当 N_2 时,由于受到其上位构式“S比N还A”中A的压制,“诸葛亮₂”的句法功能自然会发生变化。换言之,“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 N_2 在受到上位构式“S比N还A”中A的压制后,人们就倾向于将 N_2 理解为形容词。由于 N_2 句法功能的改变,就导致了 N_2 的语义变化,从名词的概念意义变为形容词的描述性语义或者名词的内涵意义。[6b]中根据语境就具有“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内涵意义。另外,由于“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 N_2 的描述性语义不如“S比N还A”构式中的A具体,如[6b]中的描述性语义就涉及“神机妙算”“料事如神”,不如[6a]中的“神机妙算”那么明显。那么,“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语用特征就具有模糊性和委婉性等,这是“S比N还A”构式所不具有的特征。

因此,当“S比N还A”压制“S比 N_1 还 N_2 ”构式时,后者传承了前者形容词句法功能和描述性语义特征,但阻断了前者A具体的描述性语义特征。在语用特征方面,“S比 N_1 还 N_2 ”构式又具有“S比N还A”构式没有的模糊性和委婉性特征。

(2) “副名”对“S比N₁还N₂”构式的压制

“副名”构式由程度副词和名词构成，如[7]中的“很小儿科”，“很”为程度副词；“小儿科”为名词，具有形容词句法功能和描述性语义。“S比N₁还N₂”构式中，因为“还”为副词；N₂为名词，它同“副名”构式中的名词一样，具有形容词句法功能和描述性语义。如[8]中的“比吕布₁还吕布₂”和“比赵云₁还赵云₂”，其中的“吕布₂”和“赵云₂”，虽为名词形式，却充当了形容词，具有“威风凛凛”之义。按照Goldberg(1995: 75-81)构式与构式之间的连接关系，“S比N₁还N₂”构式中的“还N₂”与“副名”构式具有例示连接关系。因此，“S比N₁还N₂”构式是在受到“副名”构式的压制后，传承了“副名”构式中名词充当形容词，表达描述性语义的信息。此外，“副名”构式中的名词，如[7]中的“小儿科”，在表义上不明确，具有模糊性、委婉性和经济性等语用特征。“S比N₁还N₂”构式中的N₂也传承了这些语用特征，如[8]中的“吕布₂”和“赵云₂”。因此，“S比N₁还N₂”构式的语用特征也传承自“副名”构式。

虽然“S比N₁还N₂”构式中的“还N₂”与“副名”构式存在例示连接关系，但由于“副名”构式和“S比N₁还N₂”构式毕竟属于不同的构式，两者在名词的使用方面就存在差异。“副名”构式倾向于使用抽象名词，如[7]中的“小儿科”，另外还有“父性”“母性”和“女性”等；“S比N₁还N₂”构式更多使用指人名词，如“老师”“洋人”和“粉丝”等（详见附录一）。同时，由于“S比N₁还N₂”构式中的N₁和N₂需保持一致，那么对名词的使用就会受到N₁的限制，一般会使用指称意义明确的名词。因此，在名词使用特征方面，“S比N₁还N₂”构式没有完全传承“副名”构式的信息。

[7] 玩双目对视的游戏，玩谁嗑瓜子吐皮快等，但都属于很朦胧，很小儿科一类的。（胡晓梦《热情已被你耗尽》，《北京文学》1996年第5期；转自储泽祥、刘街生1997）

[8] 现在是堂堂侯爵了，三千后勤军士听他号令，跨下马，掌中枪，全身铁甲，威风凛凛，比吕布₁还吕布₂，比赵云₁还赵云₂，可这都给谁看呢？

综上所述,“副名”对“S比 N_1 还 N_2 ”构式有压制作用。当前者压制后者时,后者除其 N_2 传承了前者名词充当形容词句法功能和描述性语义特征外,还传承了前者表达模糊、委婉和经济等语用特征;对前者的名词使用特征有所阻断。

(3) “ N_1 Adv是 N_2 ”对“S比 N_1 还 N_2 ”构式的压制

“ N_1 Adv是 N_2 ”构式属于同语反复构式,即主位的 N_1 和表位¹的 N_2 形式相同,两者由判断词“是”连接,构成判断句。 N_1 表示指称意义, N_2 表示内涵意义;“Adv”表示增强语语气副词。如[9],其中的“读书人₁到底是读书人₂”为“ N_1 Adv是 N_2 ”构式,“读书人₁”表指称,指受过良好教育的这类人,“读书人₂”表内涵,意义为“懂道理的”“谦和的”;“到底”为增强语语气副词。

由于“ N_1 Adv是 N_2 ”构式中的 N_1 和 N_2 之间具有认知转喻关系(刘正光2005:118),即“整体-部分”关系, N_1 在语义上对 N_2 有压制作用。“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 N_1 和 N_2 之间也具有认知转喻关系,其 N_1 在语义上对 N_2 也会形成压制。因此,“ N_1 Adv是 N_2 ”构式中的 N_1 和 N_2 与“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 N_1 和 N_2 之间存在思维上的映射关系。换言之,前者中的 N_1 和 N_2 与后者中的 N_1 和 N_2 存在压制关系;后者中的 N_1 和 N_2 会传承前者中 N_1 和 N_2 的信息。这样“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 N_2 就传承了“ N_1 Adv是 N_2 ”构式中 N_2 的形容词句法功能和描述性语义特征。如[10],其中的“香港₁”指的就是香港这个地方,“香港₂”表示“现代的”内涵意义。

[9] 读书人₁到底是读书人₂,懂得道理,人又谦和。

[10] 去年吉林电视台又来重庆拍我成长的地方,记者发现,重庆已经比香港₁还香港₂。大都会中心,看起来如巴黎和伦敦的购物中心。

虽然“ N_1 Adv是 N_2 ”和“S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名词存在思维上的映射关系,在名词使用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相同之处在于,两构式都倾向于使用指人名词,如“偶像”“孩子”等,且相同的

1 王力(1954:172)在论述同语反复时使用了“主位”和“表位”这两个术语,但其关于同语反复的论述不仅仅涉及名词。因此,本书中的“主位”和“表位”分别仅指处于主语和表语的位置。

指人名词达到了 62 个（详见附录二）。不同点在于，在指人名词方面，“ $N_1\text{Adv}$ 是 N_2 ” 构式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是“孩子”，而“ S 比 N_1 还 N_2 ” 构式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是“女人”，这是由不同的构式特征所致。因此，“ S 比 N_1 还 N_2 ” 构式在名词类别方面传承了“ $N_1\text{Adv}$ 是 N_2 ” 构式的部分信息，但在典型名词方面阻断了后者的信息。

据上分析，当“ $N_1\text{Adv}$ 是 N_2 ” 压制“ S 比 N_1 还 N_2 ” 构式时，后者中的 N_2 传承了前者 N_2 名词形化的信息和前者倾向于使用指人名词的信息；阻断了前者典型名词的信息。

（4）“ S 比 N_1 还 N_2 ” 构式中 N_1 对 N_2 的压制

从构式内部的多层压制看，当“ S 比 N_1 还 N_2 ” 构式压制 N_2 时，迫使 N_2 对其句法和语义作出调变。除 N_2 具有描述性语义特征外，人们为什么能将 N_2 识解为具有 N_1 描述性语义特征的形容词呢？这与 N_1 对 N_2 的压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N_1 对 N_2 能产生压制关系涉及三个认知过程：

- 1) 名词的指称和内涵之不可分离性；
- 2) 名词的指称和内涵之指向性；
- 3) 名词的内涵之突显性。

概念既有指称¹，也有内涵。“概念的内涵指的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概念的外延指的是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金岳霖 1979：22）。由于概念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概念必须依赖于词语才能存在（金岳霖 1979：20）。名词的指称指的是名词所指称的对象；名词的内涵指的是名词所表达事物的特有属性。由于人生活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然会相互接触，并且还会与外界产生互动，这就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内涵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名词的内涵不仅包括词语所表达的事物的特有属性，而且还包括人们对名词所表达事物加以体验和认知的内容。例如“女人”这个名词，其指称指的就是被命名为“女人”的这类人；其内涵不仅指女性的成年人，还包括人们对“女人”这类人的认识，如“温柔的”“细心的”“柔弱的”等。据此，名词表达的意义就具有二元性，其指称和内涵具有不可分离的特征。这个不可分离性特征在一些语言哲学家的研究中有所论述，如阿尔诺和朗斯洛（2010：31）、弗雷格（1998：376）、斯特劳森（1998：433）等。

1 本书统一用“指称”，而不用“外延”。引文中的“外延”就是“指称”。

除语言哲学家的论述外,语言学家也有所论述。如 Langacker (2008: 39) 把词语意义分为词典意义和百科意义。词典意义指的是词语基本的概念意义。仍以“女人”为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定义为“(名词)女性的成年人”(2013: 958)。百科意义包括我们所说的社会意义,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产生的意义,如,“女人”就有“温柔的”“细心的”等等。名词的意义由词典意义和多个百科意义构成,且百科意义是丰富的、开放的,具有动态的特征。显然 Langacker 的论述拓展了词语的内涵意义,应该说这是对事物体验和认知的结果。对此加以论述的还有利奇(2000: 17-18, 33)和 Lakoff(1987: 68-71)。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事物及其特有属性可看成是一个认知概念结构,它是通过人与事物、人与人以及人与外界之间的互动、体验、认知而获得的。理解事物及其特有属性之间的关系就像理解动作的参与者与动作之间的关系一样,没有事物就没有事物的特有属性,没有动作的参与者就没有动作,它们在形成词语意义的过程中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名词的指称和内涵具有不可分离的特征。

虽然从静态看名词的指称和内涵具有不可分离的特征,但在语言使用中,名词的指向性却不同。如,“S 比 N_1 还 N_2 ”构式中的 N_1 指向指称意义, N_2 则指向内涵意义。如 [6b] 中的“诸葛亮₁”指“诸葛亮”这类人,而“诸葛亮₂”则表示“诸葛亮”的内涵意义。由于名词的内涵意义较丰富, N_2 到底指向哪一个内涵意义则需通过 N_1 的投射才能获得。当 N_1 向 N_2 投射其内涵意义时, N_1 又受到缺省性和语境的限制。仍以 [6b] 为例,如果没有语境“这人太厉害了”,“诸葛亮₁”的内涵意义一般为“善于斗智斗勇的”,那么投射到“诸葛亮₂”的内涵意义就是“善于斗智斗勇的”;然而,从语境看,“诸葛亮₁”突显的是“神机妙算的”“料事如神的”,那么,投射给“诸葛亮₂”的内涵意义就是“神机妙算的”和“料事如神的”。可见, N_2 的内涵意义是通过 N_1 的投射才获得的。因此,我们认为, N_1 对 N_2 有压制作用。

据上分析,从外部构式压制看,“S 比 N_1 还 N_2 ”构式受到了“S 比 N 还 A”“副名”和“ N_1 Adv 是 N_2 ”等三个构式的多重压制,对它们的信息既有传承,也有阻断: